

作品：深度安靜

得獎者：秀赫

秀赫，本名許舜傑，一九八二年生，高雄人。現就讀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班，喜愛繪畫與搖滾樂。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、臺北文學獎首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首獎，著有長篇小說《嬰兒整形》。

得獎感言

這是一個人人寫作，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。當還有人願意花時間來讀我的小說，跟著我的文字、體會我的感覺、看我看見的世界，光想到這點就讓我覺得無以回報。

三獎

深度安靜

諭明一早醒來，身旁的妻子已經過世。

依庭整個人像是睡著一樣，但又有所不同，蒼白的臉孔如同被凍結了，身體特別冰涼，只剩額頭還殘留一點體溫。怎麼叫她都沒有反應。諭明立刻下床，到客廳拿出自動去顫器，並敲打柯先生房門，要岳父趕緊叫救護車。他快速回到妻子身旁進行急救，柯先生撥完電話後，也趕至女兒和女婿的房間。直到把依庭送到醫院，諭明仍在反覆確認妻子額頭上的溫度。

火光在他們眼前一熱，天空開始落下大雨。諭明手捧依庭的骨灰罈，柯先生在一旁撐傘。雨滴仍不時打在他們肩上，兩人彷彿身處在一個集中雨水的坑洞。諭明覺得雙手很沉，以前抱起依庭，也沒有現在這麼重過。

他們為依庭選擇寶塔中一個最安靜的角落，合力將她埋進了夏日深處。

葬禮結束後，賓客們移師餐廳用餐。諭明與爸媽、柯先生同桌。擺滿素菜的餐桌前，諭明拿出手機，將葬儀社安排的流程，一一確認辦妥後畫掉。當他畫到最後一條的時候，不由得多看了柯先生幾眼。

「接下來我該做什麼？」

用餐時，這句話他差點就脫口而出，但這麼直接的話，說出來只怕相當不得體。雖然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但他跟柯先生並不熟悉，即使兩人並列為喪家，只怕前來致奠的禮賓，都比他更認識柯先生。仔細回想起來，他鮮少私下跟柯先生說話過。兩人每次交談，總有妻子在場。

「待會客人離開，別跟他們說再見，禮俗上不可以這麼講。」

柯先生耳提面命說道。平日總是穿著白色長袖襯衫的柯先生，今天穿了整套的黑色西裝，打上黑色領帶。面對喪事，他沉穩看似很有經驗，相較之下，論明卻是第一次。論明的爸媽不忍心，時時安慰論明。不過更讓論明懸在心上的是，他跟柯先生的親緣關係，是否也在這一餐之後，等於結束了？

依庭是獨生女。她的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他們父女。和依庭一樣的病，應該說，她的病就是柯太太留給她的。治喪期間，論明就不斷聽到禮賓將母女倆一塊比較，這些人都是柯先生的親戚。依庭母親一方，則始終沒有人到場，以往論明在家也很少聽他們父女提起柯太太。他曾見過柯太太的照片，母女倆長得並不像。依庭略方的臉形，其實長得更像柯先生。

柯太太過世時，依庭已有五歲。就這點而言，論明是嫉妒柯先生的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不僅較他倆夫妻長，更擁有了愛的結晶。依庭由於心搏過快，體重一直過輕，皮膚也白得毫無血色。心臟科和婦產科醫師，都認為懷孕會導致她病症加遽，危及母子性命。因此論明沒有很積極地想要有孩子，但依庭想要有孩子嗎？她只說過不希望生出來的孩子體質像她。



突然柯先生拍了他肩膀：「我去公司一趟。你先回家吧。」並向諭明的父母致意。

「好，再見。」他還是和柯先生說了再見，柯先生只是又拍了他肩膀兩下。

諭明回到家，第一件事是洗澡。火葬場的味道，都沾黏在毛髮和衣服上。他蹲在蓮蓬頭前，低頭看著左腳。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他左腳大拇指趾的趾甲，就是裂的。剪掉之後，也是長成裂開的樣子。依庭曾問過他，「是天生就裂的嗎？」他沒回話，不知道怎麼回。「天生不是這樣的，趾甲天生不是裂的。」他說。然後他在浴室哭了起來。

離開浴室，他躺到兩人的床上。現在只剩他一個人了。

他看向依庭平時閱讀的書桌。每晚睡前，依庭都會將家裡的每樣東西收拾整齊，更列好每件物品的明細。所以依庭過世後，幾乎沒有一件事需要諭明操心，沒有什麼東西，是妻子去世後就找不到的，更沒有什麼是被妻子藏起來，而被他意外發現的。妻子所擁有的一切他都毫無遺漏地繼承下來。所以這些被安頓好的東西，知道有一天會失去他們的主人嗎？是主人離開了他們，而不是主人不要他們。東西是不是被丟掉的，有很大的差別。

諭明甚至覺得，被依庭丟掉的只有他而已。

依庭過世的前兩天，他們剛從北海道旅遊回來。按公司規定，年資三年以內，年休假一律七天，三年以上則按年資累積。諭明目前十一職等，剛考過襄理，從大學畢業那年算起，已經進公司九年

了。爲了紀念結婚三週年，今年他特別安排十天的假期出國旅遊。

八月的第一天，兩人搭機從台灣直飛札幌的新千歲機場。由於論明考量到依庭身體的負荷程度，參觀的景點不多，無論是小樽、洞爺湖、富良野，他們盡量在同一個地方待久一點，享受緩慢的旅程。

回國前一天早上，他們在星野度假村的森林餐廳用餐，一旁巨型落地窗可望見整片青綠的杉樹林。出國前，醫生評估過依庭的情況，告訴他們不用擔心，沒有任何問題。他見依庭只吃了一點，就放下湯匙側臉看著窗外。

「還好嗎？」他徒手剥著蓬鬆卻又綿密的北海道馬鈴薯。他知道依庭想冬天來，可是夏天的溫度比較舒服。冬天雖然有雪，但是太冷了，尤其還是北海道。他怕她的身體會受不了。

「爲什麼不冬天來？」雖然她並沒有這麼說。

眼見妻子一直不說話，論明循著她凝視的方向看去。「喔，啄木鳥啊。這樣敲，頭還不會暈，滿有趣的。」

他們在裡面用餐，其實聽不見外面的聲音。不管啄木鳥如何地奮力敲擊，或是窗外風動的樹鳴，以及森林裡各式各樣應有盡有的聲音，於他們所在的位子上，一概都不存在了。窗外就像一部綠色的默片。

「等冬天一到，動物就都躲起來了。」依庭終於動了餐具，看向他說，「昨晚睡在飯店，我夢見

自己被關在動物園，可是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動物。」

這是依庭告訴他的最後一個夢。

論明起身來到書桌前，抽出依庭生前常翻的一本台語唐詩讀本。偶爾睡前，他會看到依庭在書桌前備課。他記得依庭曾經看著某一首詩入神。她在一間家扶基金會工作，常帶小朋友讀書。論明把書拿到床上翻閱，心裡試著用台語念出詩句，終於翻到了那一首，只見依庭在書上，圈出每句的頭一個字：

①山鳥飛絕，

②萬徑人蹤滅。

③孤舟蓑笠翁，

④獨釣寒江雪。

他可以想像一名老漁翁頭戴斗笠，獨釣寒江的畫面，甚至將那畫面中的漁翁和自己的形象重疊。體會這首詩對他而言並不困難。只是依庭為什麼會對這首詩特別有接觸？想像的過程中，他完全無法將依庭和那老漁翁的樣子相替換。不管如何，他很快就睡著。喪禮太令他疲憊了。

夏夜最爲短暫。連續幾個早晨，論明醒來，都會驚覺妻子不在身旁這件事。或許是在廚房煎著荷包蛋吧。可是當他走到廚房，再走到客廳，都找不到依庭。又或者先上班去了，手機裡應該有她留給他的訊息。不過幾天下來，都不是他想的這樣，依庭再也沒有回來過。這是當然的，他已經親自送走依庭，往後的生活，肯定是跟從前不一樣了。

有時他坐在冰箱前的地板上，望向大門，等依庭回來。柯先生走過，見論明難過地坐在那，也只是不發一語地從冰箱拿出食物。他一向不太過問他們夫妻的事，即使都這種時候了，他仍是如此。這讓論明的情緒有些彆扭。慢慢地，只有當柯先生不在家，他才能正視自己對依庭的思念。偶爾，柯先生一早會過來敲門說道：「早餐我放在桌上。先出門去公司，晚上才回來。」

柯先生申請喪假的時間很短，僅五天。這幾天更是早出晚歸。論明在家用餐的時候想，柯先生或許是要給他，也給自己，更多的私人空間吧。儘管柯先生表現得很正常，但論明還是能從生活的細節，看出柯先生沉浸在悲傷裡。比如因爲過分壓抑，以至於對周遭的敏感度大幅降低。柯先生將電視開得比以往還大聲，幾次也見他陷在客廳的沙發上沉思，沒注意到論明。

原本由依庭包辦的家務，在停擺半個月後，重新由兩個男人各自打理。論明與岳父，自然而然地清洗起自己的衣物。家中逐漸畫分成兩塊區域，客廳跟前陽台的花圃歸柯先生管，廚房跟後陽台則由論明打理，兩人也有各自的房間和洗手間。唯有依庭的更衣室不屬於他們之中的誰。

儘管有時也會幫對方接電話，或是幫對方帶份餐點回來，但他們更像是合租房子的室友。生活上



各自獨立，既不共享悲傷，也不相互安慰，雖然共處一室，卻一點倚賴彼此的感覺也沒有。

論明提著洗衣籃到後陽台曬衣服，第一次注意到柯先生的襪子。黑色、藍色、綠色、紅色，基本上都是長版素面，也都看不到Logo，不像他的襪子拼色豐富。這些襪子是柯先生自己買的，還是依庭買給他的？

「你跟同事上班都穿西裝，沒有什麼變化。但坐下來時候，褲管會被拉高，就會露出襪子。好襪子能顯現一個人的品味，即使衣服、褲子不是很好，只要穿上一雙好襪子，其他反而讓人覺得不重要了。」

依庭曾叮嚀他說。她總是買給他最好的襪子，讓他穿到公司上班。雖然襪子並非依庭的物品，但他仍舊把襪子視為依庭的遺物。他想，依庭買襪子的習慣，會不會是受柯先生的影響？

曬完衣服，他回到自己房間，將公司的業務報表拿出來看。能在家處理的文件和寫件，休假前都已經處理完了，好像除了打電話跟幾名客戶聯絡一下外，沒有什麼可以在家做的事。他有點想回公司了。旅遊假和喪假，已經讓他將近三個禮拜沒去上班，眼看還有兩個禮拜的休假，想到自己出社會以來，從來沒有放過這麼長的假期。何況在家還要面對柯先生。

整整休息一個多月後，論明重新回到銀行上班，但此時公司的氣氛已經與他請假之前大有不同。爲了減少營運成本，總行有意裁撤論明所在的金山分行，但是員工們的去留仍然懸置，究竟是調到其

他分行，還是資遣，公司始終沒有明確宣布。許多年資較長的行員，紛紛考慮要不要申請退休。雖然論明之前就從同事的網路社群上，得知了這項消息，但那時他正值喪妻，也就沒有繼續關注公司的情況。

下班後幾位同事邀他到長安東路吃熱炒。

「總之吳襄理你不用擔心，就是被調到其他分行罷了。像我們這些辦事員，開玩笑講，真的要上人力銀行打卡啦。」在公司一直跟著他學習的立夏說。聽說他這陣子剛結婚，論明拿起小酒杯，不免多估量他一番。

「可未必喔。調到其他分行，也只是溫水煮青蛙，之後又找其他理由裁員吧。」負責存匯的老專員耀昌說，「沒發現嗎？現在客戶到銀行，連號碼牌都不必抽了，臨櫃的行員還比客戶多。以前單看分行，就能看出一家銀行的實力，都挑最好的地點、用最好的裝潢，現在反而成為燒錢的單位。」耀叔厚重的眼鏡底下，視線正盯著論明，「所以調到哪間分行，都不一樣。」

「幾年前，公司就開始裁撤中南部的分行，沒想到現在連台北的分行也要裁撤。」論明覺得自己也得說些話，才不至於冷場。

「唉呀，連麥當勞都說要撤出台灣了。」晏儀無奈地說。她是公司最年輕的一批新進職員，剛到分行不滿一年，就遇上這種事。

「我們是外商銀行，待遇跟公股銀行差不多，所以也不是外不外資的問題。」耀叔推了眼鏡一

把，「最先就是從歐美開始人事精簡，高階主管也逃不掉。說是要削減開支，實際上的。你們也知道的。」

「知道？知道什麼？」立夏嚼著辣炒螺肉說。

「公司這幾年結算盈餘根本就獲利啊！賺錢卻還要裁員。這是大勢所趨。」

「什麼趨勢？」晏儀抬起頭說。

論明看向木桌旁的雜誌架。兩、三年前，財經雜誌預測未來十年最不被看好的職業，都沒有提到銀行員，反而當時那些趨勢專家最不看好的農夫、房仲、快遞、空服員，都逆勢翻漲。沒想到衝擊最大的竟是他所在的金融業。

他也注意到，大家刻意不提他喪偶的事，又或許是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話題總圍繞在分行的存與廢。當初他和依庭結婚，就是在公司同一棟大樓上的高級餐廳宴客，多位上司跟同事也是在這裡完成終身大事。可惜餐廳一年前已經吹熄燈號，沒想到現在連分行也要收起來了。

某家跨國銀行又裁撤了八千名雇員，

兩千名派遣人員，

四千名總經理，

一百五十間分行，

員工總人數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。

這些數字，現在都已經聽到麻木。

論明因喝了點酒，跟司機說錯了地址。太早從計程車下來，走在路上，好幾次要偏離家的方向，卻再次走回應走的道路。口袋裡一陣晃動。他接起手機，母親打來說：「你也就別再打擾人家了。」問他要不要搬出柯家？

這件事在他來看，就像辦公桌上被放在「未決行」籃子裡最底下的case。突然他想到這比喻不對，現在大都是電子報表，線上簽結了。

考量到工作，他說就算搬走也是留在台北。「在台北比較有輪調和升遷的機會，中南部就很慢了。」說完自己也笑了，屆時還有那麼多分行嗎？

柯先生在一家大型貨運公司擔任課長。工作將近四十年，但還沒有要退休的意思。相反的，他們公司這些年對柯先生更加器重。當初許多運輸業者以為網路時代來臨，人們在家上網的時間增加，減少了出門活動的時間，也改寄電子信件，因而紛紛縮減業務。但他們公司卻在那時決定擴張營業項目，增加服務據點。之後網路購物興起，社群上的自拍分享，更帶動起旅遊的風潮，運輸業也因此賺進大把鈔票。即便柯先生只是一名中階員工，不是決策階層，但在聽從上司的安排下，穩健地工作到現在。



他們都朝九晚五，既使假日在家也是各自靜靜地讀報、上網、看電視，極少交談。當然兩人每天見面還是會客氣地問候彼此，或者是聊一、兩句天氣或工作的話題。但他們慢慢不太聊一些事，像是過去的生活，包括已逝的依庭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他開門進來，以為柯先生還在客廳。不過柯先生還未回來。隔天，諭明並未跟柯先生提起裁撤分行的事。

偶爾下班回來，諭明會坐到妻子的書桌前，閱讀她讀過的書。多半是一些心靈勵志、以及親子教養的讀物。依庭需要這些書，她指導的孩子也需要。諭明翻到一本白色簿子，以前他就看過，是妻子畫的素描。那時候在學校圖書館，他就知道她喜歡用原子筆畫素描。

大學圖書館的自習室整整有一層樓，共分為四區。

進門的第一區，允許偶爾輕聲交談。往前進入到第二區，則禁止任何交談。再往裡頭走到第三區，允許使用筆電，但嚴格禁止手機。走到最裡頭的第四區，被一扇玻璃門隔開，門外上方貼了一條藍色的標語，寫著：「Deep Quiet Room」。諭明推開門，走進了這個深度安靜區。那裡是絕對的安靜，他從未到過比那還安靜的地方。裡面僅有十個位子。除了基本的禁止交談，也禁止包括筆電、手機在內的所有電器用品，都必須放在外頭的置物櫃。翻書的聲音也不可以過大，不然會被請出去。當

然更不允許睡覺和吃東西。

論明就是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依庭。她總是一身素淨的衣服，不論何時都穿長袖襯衫，兩側的長髮蓋在胸口，一個人坐一張大桌子前，鮮少有人與她共桌。於是他坐到她斜對面。依庭身體清瘦，卻有一雙非常美的眼睛，她更喜歡把眉毛畫粗，那能使她蒼白的臉孔炯炯有神起來。在她身旁就像進入永恆的安靜之中，他突然覺得自己人生所有的時間，已經被這個女孩子給占據。不過這些內心的感覺，他並未跟任何人說，包括依庭。更不用說是柯先生了。

如果跟柯先生說自己可能會被裁員，他會怎麼想？論明知道，柯先生從未對依庭選擇他有過什麼意見。究竟柯先生是否認同他這名女婿，或只是勉強順從女兒的選擇罷了？不過現在哪個答案似乎都不重要了。對他們而言，這些問題只有依庭還在的時候，能夠成立。

剛進大學時，他想過一件事，就是他人生的高峰會在什麼時候？當初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，自己和家人都欣喜若狂。三年後，他更順利考上第一志願的大學，這比考上一間好高中更加榮耀。只是就好比現在每天下午一點收盤之前，他和同事們在銀行看盤，關注成交量、買的價位，還有整體上漲的指數，那麼到底什麼時候，他人生的K線會開始往下探？他本以為大學就是他人生的顛峰了，怎知出社會後，第一年就順利進入人人稱羨的外商銀行。儼然他將更進一步，踏上邁向下一座顛峰的旅程。這條事業之路他正走在路上。

然而當初在大學裡，他還不确定自己將來要做什麼。每個系每個社團，總有數不清的期初、期中

跟期末活動，年復一周而復始。課堂所學的內容，他也沒把握是自己喜歡的興趣。論明在自己最迷惘的時候遇見依庭。他開始固定到那間自習室讀書，大約持續一個月後，依庭終於注意到他。他總是坐在她的斜對面，即使依庭再怎麼不理人，也不可能不多看他一眼。

「你什麼系？」依庭用原子筆，寫在白紙的空白處問他。

「財金系。」他不小心開口說。

當論明進入銀行工作，從最基層的櫃員做起。不久放款部剛好缺人，論明被調去擔任企業金融專員，經手的貸款金額動輒數十億元。銀行內部自然最看重重金專員，升遷也是最快。每當貸款金額愈大，銀行通常會採取聯貸，透過數家銀行的合作來放款給企業戶。論明也因此結識不少欣賞他能力的業界主管。

裁撤分行的傳聞一出來，就有其他家銀行聯絡他。不過論明還在觀望。有些人會在被裁員前先選擇跳槽，不過他並不在意自己的人生是否有過那些不良紀錄。希望等消息確定之後再想下一步。

一個月後，總行終於決定裁撤包括金山分行在內，大台北地區的十家分行。看似經營規模逐年萎縮，然而公司的獲利卻逐年提高，這多仰賴資訊處所領導的數位以及行動服務，也加強公司調整經營方向的決心。

在調職與資遣的名單公告出來之前，由於論明的職等較高，因此去留須由分行經理直接口頭告

知。

中午收盤之後，諭明走進經理室。只見陳經理坐在位子上滑著平板，背後是直立式的白色百葉窗。窗簾並未拉開，室內卻一點也不顯得陰暗。他見諭明坐定後，將平板放一旁，雙手交握說：「諭明恭喜你。」陳經理清了喉嚨，「你要調到資訊處了。」

「是網路銀行嗎？」他詫異地說。

「當然。這是我向總公司提議的，我們一塊過去。現在是大數據時代，當初總公司提出『數位轉型計畫』，我們整個分行的專員，竟然只有你一個人報名參加研習。」陳經理看向諭明說，「在未來，銀行是一種行為，而不是一個地方。這趨勢，你是最了解的。我相信你能夠勝任。」

突然諭明的手機震動了一下。他拿起來一看，是陳經理給了他一個讚。

「或許同事還是比較習慣直接和客戶見面，了解客戶的問題吧。尤其是，」諭明不知道自己該不該說下去。

「你直說。」陳經理示意，「我想聽。」

「其實數位化，有些人工被電腦取代，相對地一些業務就不是這麼好推展，人和人之間也就相對顯得冷漠，沒有所謂見面三分情。」

「對，當然。但也不是每件事都要見面。」陳經理將身體靠回椅背說，「以前開戶都需要人工，現在根本不需要一位銀行員坐著告訴客戶，這要怎麼填、那要怎麼寫。長久以來，行員都只是存款放

款的機器。你想想，你要在櫃台這樣子過一生嗎？數位化也是我們的機會，我們可以去做得更好創新的事。瑣碎的、枯燥乏味的、一成不變的工作，交給電腦就好。將人力更大地釋放出來。」

「陳經理，我……」 諭明將手機放回口袋。

「唉，我知道。你太太剛過世，這段期間你一定很不好受。詳細的人事異動，會再發正式公文通知。到新單位赴任前，我會多放你幾天假，以免那情緒壓在心口喘不過氣了。」說完陳經理又傳了貼圖過來，幫他加油打氣。「你的私領域，我不多問。但你要盡快振作，以後我們多吃飯聚聚。」

諭明走出經理室，同事們紛紛瞧向他。大家知道他升遷了嗎？肯定知道了，好幾個人都正拿著手機。他不但沒有被裁員，還被公司調到最新興的部門。他走回座位，內心確實有股雀躍。他想自己難道再次往上攀爬了？還沒到顛峰嗎？他以為依庭過世後，自己已經是個跌停的人。

他拿出平板，看著股市起起伏伏的K線。下班後他想去一個地方。

依庭一直很喜歡動物，或許她覺得動物比人更有生命力也不一定，那正是她所欠缺的。她和同事常帶基金會的小朋友到木柵動物園，偶爾也會和諭明兩人單獨約會。雖然諭明在那看到許多年輕爸媽帶孩子一塊來遊玩，心裡有些許羨慕，但馬上就被依庭的笑容給安慰了。他沒有一定要孩子，況且步行對依庭的病情也有好處。逛完動物園，兩人都會走去搭貓空纜車。

「傍晚搭纜車最好了。上山可以看夕陽，下山可以看夜景。」

眺望遠方的林口台地，諭明想起依庭說過的話。他一個人搭纜車上山，粉紅色的晚霞如同一層薄霧，相較於貓空清新的空氣，即使相隔這麼遠，仍舊看得見平坦的台地上冒煙的煙囪。

「如果哪天我離開了，到南極幫我找一種新品種的企鵝，用我的名字命名好嗎？」水晶車廂的厚玻璃，讓他們聯想到剛才動物園內四面都是玻璃的企鵝館。「我開玩笑的。」依庭說。諭明也不為意。

可是依庭過世之後，他常夢見自己在冰封的南極大陸尋找企鵝。就他一個人，穿著探險家的衣服，面對整座白色的荒原。依庭並不在那裡。後來在夢裡，諭明才發覺企鵝的眼神其實很無情，不管是畫了白色眼妝的阿德利企鵝、身材高大的皇帝企鵝，還是脖子有黑色帽帶的南極企鵝，牠們的眼神都很冰冷。醒來後，他確實埋怨過依庭，為什麼要把他帶去那麼寒冷的地方。

回想自己第一次進入依庭的身體。他能感覺，冰封在她體內一直被壓抑的欲望，彷彿被融化被喚醒。由於顧慮到依庭的病情，他的動作反而放不開，但依庭卻希望從他那得到更多的感覺。他意識到，她其實盼望往後能有更多幸福甜蜜的生活。這是諭明從依庭的身上確切感受到的。儘管她安靜得像一行文字，但他知道她不想這麼早就離開這個世界。然而她來了，又走了。

抵達山上的貓空站，諭明沒有像其他遊客找間店用餐，而是留在站內。不會太久，半小時後夜色暗到星星都出來了，便搭纜車下山。

他的腳下是一片黑暗。

當纜車越過指南宮旁的稜線，緩慢往下移動，這一段是他跟依庭一致認為最美的台北夜景。黑暗中他看著窗前一個人的倒影。

「這裡距離台北的位置剛好。不像陽明山，離城市太遠，夜景只是點綴而已。不像這，光點幾乎布滿了整個夜晚。每個光點都那麼清楚。」依庭說完，看他拿出相機，急忙制止他。

「不拍起來嗎？」他問。

「不用拍了。這些畫面，手機跟相機，都拍不出來的。」依庭看向台北說，「有些東西只能記在眼睛裡。」

現在懸浮的車廂外頭是這麼地美，而車廂內是這麼地安靜。也許世界上有其他更美的地方，但論明見過的卻只有這個地方。

晚上論明回到家，依庭的父親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。柯先生頭頂光亮，只剩耳朵旁白色的鬚毛，後腦勺整個露了出來。論明簡單打聲招呼，並未說自己剛剛去哪了，但在柯先生面前，他覺得自己的表情說明了一切，涉世未深的人都有這種表情。連續兩、三個禮拜，都是如此。

他開始到新單位工作，由於總行位在內湖，他回家的時間，慢慢比柯先生晚。不過柯先生似乎游刃有餘地應付這一切，即使他一時忘了出聲問候柯先生，柯先生也會照例從沙發上轉過頭來應諾說：「噢，你回來啦。」

這都讓諭明有些受不了。

被調到資訊處後，諭明愈來愈在意自己與岳父同居這件事。他想岳父應該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會希望他搬出去嗎？還是覺得他忘記依庭了，又或者只是想展開什麼新生活，才打算要搬離。搬家之後他跟岳父是不是就毫無瓜葛了呢？這個家究竟要不要拆夥？分開不分開又要如何啓齒？

婚前，他就有工作，有固定的薪水與存款。打從一開始，就沒有一定要跟長輩住一起。柯先生也表示過，依庭搬出去住，他不會說什麼，也覺得滿好的。但偏偏依庭說：「我搬出去之後，就剩我爸一個人在家了。」反而希望諭明能夠住進來。她像是以自己瘦弱的身軀打了個結，將夫婿與岳父綁在一塊。是依庭湊合了他們兩個男人。但現在依庭不在了，這些無形的契約，還存在嗎？

或者說，還有必要遵守嗎？

回到住處樓下，他抬頭看向自家公寓陽台的小燈，不時可見到柯先生高瘦的身影，提著灑水壺在陽台與客廳之間來回穿梭。這幾年他從沒見過岳父在夜裡澆花，那是一早上班前才有的例行公事。柯先生是在等他嗎？

他重新想起第一次到妻子家拜訪的情景。他們父女倆住在瑞安街一棟雅致的公寓四樓。諭明穿著比上班還要正式的服裝，按下電鈴，是依庭過來開門，隨後柯先生也從那白色的沙發起身和他握手。他們家的擺設大多是白色的，像是窗簾、踏墊、系統櫥櫃，那時諭明尚不知道，自己將逐漸融入這間房子，成為這個家眾多白色當中的一種白色。他彎腰將伴手禮，一間知名蛋糕店的圓形長筒蛋糕，放

在客廳桌上。只見依庭突然開口說：「爸，論明說他會搬過來跟我們一起住。」

當時他為何會接受這項要求，又那麼理所當然地就搬進了岳父家，難道都不害臊？他想再兩個月就過年了，是最好的機會。回雲林老家過完年之後，他還要回來嗎？現在他也開始留意起房價，規畫在台北購買一戶新房。雖然捨不得這間和依庭有過回憶的房子，但他想，即使搬出去了，他還是一樣愛著依庭，也能跟柯先生保持不錯的友誼，說不定比現在兩人的關係還要好。他甚至開始相信，最顛簸的時刻已經過去，將來到一個平穩的軌道上。

自從晉升為網路客服部的主管，現在論明只要盯著下面的人做事就好。有天他坐在總行對面，一家每天中午都會去的便利商店。他優閒地喝著美式咖啡，脖子上還掛著識別證，等著半小時後回到公司。

他看著窗外的郵筒，不免想到現在有人在寄信嗎？回頭他從座位，看到了一個奇景。雖然這也是他平時都會看到的景象，可是今天這景象有點不一樣。過去要存款，都是面對一個有行員的窗口在排隊，但今天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，排隊等著他們公司的自動櫃員機。待客戶操作完成，就到超商的櫃台存款。這是他們公司新推出的服務。

如今各家銀行的行動服務項目，包山包海，從申請開戶、申請信用卡、轉帳、繳費、定存、外匯兌換，到購買基金、購買黃金。客戶只剩下「操作性問題」，而網頁都設有Q & A，解答客戶的疑

問。如果問題還是沒有解決，可以撥打二十四小時客服專線，將有人親自為您服務。但在電話那頭發出親切聲音的人並不是銀行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毫無金融背景的客服人員。雖然這些客服人員，也嚴格訓練了兩個多月，但與他大學四年，出社會後在分行磨練十年的實務經驗相比，實在是短太多了。而現在這些客服人員是他的下屬，受他管轄。

「花大量時間去培養一名員工，對公司而言就是浪費。」已經是市場推廣執行長的陳經理，幾天前才這麼告訴過他。

正因為他們是大公司，反而有資金比小公司率先全面數位化，搶得產業升級的頭籌。從公司取消信用卡，改以雲端帳戶支付之後，論明就有警覺。接著是紙質存摺的消失、下載銀行的APP到用戶端，他都認為這是一種進步，並支持公司的改革。然而興奮之餘，他還是會有所懷疑，畢竟行動銀行的概念，就是要淘汰銀行員。論明也發現，手機的功能愈多，他在銀行能做的事情就愈少。

像是望見冰山一角所透露出的寒冷。他不禁打了一個哆嗦，隨手喝了一大口咖啡，卻被苦澀的味道給噙到。

當初他會報名參加數位銀行的研修課程，是來自依庭的建議。

「你就去聽看看嘛，別猶豫了。像我們基金會，平常也會用平板電腦教小朋友，很方便啊。現在小朋友整天上網、玩遊戲的，你別小看玩遊戲，這也是人類的天性不是嗎？」依庭專注地煎著荷包蛋。「好了，吃飯了。」她拿起醬油，淋了一點到盤子上。那時候柯先生也在一旁用餐，他習慣讓很



多事情輕易地在他眼前過去。

沒有多久，諭明就在資訊處遭遇真正的挫敗。

由於這幾年分行的使用率快速下滑，只剩兩成不到，而使用數位銀行的客戶則上升到八成二。公司愈來愈重視網路平台，也因此對資訊處看管得最緊。不僅每個月要提出新的優惠方案，更得開發出更新穎、更便利的行動APP。

諭明愈來愈有危機感。過去他以優異的成績考進頂尖的商學院，多年所學的統計、經濟、貨幣銀行學、授信實務，現在都不再有發揮之處。雖然領了更多薪水，擁有更高的職位，但每天面對的無非是軟體工程師、客服小姐，以及網頁美術編輯。這些人完全不懂金融、股票、期貨、債券，都讓他不免懷念起以前在銀行和同事們看盤的日子。

這天距離五點下班只剩四分鐘。公司的網路平台突然大當機，包括銀行網頁、APP、ATM等全部停擺。客服瞬間滿線，幾位正準備打卡踏出總行的工程師，也都被叫了回來。

他站在玻璃隔間的主管辦公室內，看向外面。現場四、五十名員工，左邊的客服人員忙著接電話、右邊的工程師忙著搶修網站，唯有他在接完上級的關切電話後晾在一旁無事可做。他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，只因爲他是這些人的主管，所以還是得留在這領導大家，卻什麼也使不上力。

剛好那天又是所謂的大日子——各家公司的發薪日。客訴的電話此起彼落，從未停止過，原本坐

在最外圍的派遣人員，也加入接電話的行列。他害怕眾人的忙碌反而襯出他的優閒。他必須為自己找點事情做才行，什麼事都好，不然大家會看穿他。連工讀生都可以接電話了，都還比他有用途。到了七點，他終於想到他能做的事。他自掏腰包，一個個統計，幫大家訂購便當和飲料，並親自到門口搬運上來，陪大家留守在公司。

直到最後由他打了一通電話，回報上級說：「可以連線了。」他才擦掉額頭上的汗，事必躬親的態度，得到部屬們一致鼓掌肯定。

然而他真的做了什麼嗎？掌聲中他這麼懷疑著。

這時論明看牆上的鐘，已經十一點半。想到自己還沒回家，馬上撥了電話，是柯先生接的。他急忙向柯先生解釋，因為公司發生了怎樣的狀況，所以才會拖到這麼晚還沒回去。說完他才意識到，其實可以不用打這通電話。只見電話那頭，柯先生十分體諒地說：「你不方便的話，在外面過夜也沒關係，無須這麼拘謹。你不必一直掛記什麼，你還年輕，這樣對你也不好。」他覺得柯先生口氣上並無惡意，但柯先生肯定誤會什麼了。

「喂，爸，喂？」

凌晨一點，論明獨自走在回家路上，愈走愈冷。黑暗的城市中心，人車已經很少。緊閉的鐵門與熄燈的招牌，熟悉的騎樓轉為陌生、不安與危險。今夜因為臨時加班而格外焦躁且疲倦的論明，走了

好久，心情都無法平靜。好不容易，他終於看見盡頭有一間點亮燈光的小店。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過去。他加緊腳步，想從那光芒中取得一絲安慰。

直到看清楚那光的來源，他停下腳步，佇立在玻璃門前，又是疑惑又是憤怒地盯著一台在深夜中發光的自動櫃員機——是他們公司的自動櫃員機，一台該死的機器。不對，現在它是公司的員工，是他的同事。

右上方的監視器開始盯著論明。幾名在街頭打發時間的年輕人，也瞥見一名身穿黑色西裝的上班族，手中緊抓著黑色的公事包，僵硬地站在騎樓下十幾分鐘。他們停止嬉鬧，看向了這個方向。

只見他突然用力推開玻璃門，跨步走進提款間，右手高高舉起那台公司送給他的頂級商務型筆電。正當他要砸向自動櫃員機的時候，在這一坪不到的空間，他感覺到一種異常的氣氛。

已經多少年沒有感覺過這股令人快要窒息的安靜了。

外邊嘈雜的馬路，被玻璃門完全阻隔。意外的是，裡頭明亮的燈光非常適合閱讀，就像回到多年前，他第一次見到依庭的那間Deep Quiet Room。

評審意見

家是什麼？

◎ 郭強生

本篇作者相當深刻而細膩地處理了悼亡後的悲傷與憂鬱這個主題。伴侶親人的死亡，讓活下來的人不僅得面對失去之痛，還有整個生活開始失焦，甚至對原本相信的生命意義也產生懷疑。〈深度安靜〉呈現了這個複雜且深層的療癒過程，看似平鋪直敘，卻在安靜平穩的文字中揭開了現代人無法言說的某種困境——當生活中人與人的關係被數位科技一步步代換，在最需要人性溫暖來療癒的時刻，恐怕只能陷入無言的「深度安靜」。

而這篇作品的成功之處，便是避開了直接的心理描寫，而是以主人翁仍得面對的「正常」生活，反拓印出他在壓抑隱藏的孤獨悲傷。尤其是以職場數位化後面對的工作性質改變，對照著喪妻後與岳父仍得同一個屋簷下的尷尬，更具深刻的倫理啓示。上司曾告知主人翁，「銀行是一種行為，而不是一個地方」，是不是也同時可做為「家是什麼？」的某種反思？